



廖俊臣 教授

第五任系主任(1984-1987)、榮譽講座教授

Q 請問老師教職生涯中讓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？

A 其實讓一個年輕教授在意的東西不離薪資、研究資源跟工作環境，關於這三件事我都有蠻深的印象：第一個印象深刻的事是：1975年從日內瓦回到台灣時，第一次拿到清華大學發給我的薪水，一個月7,000元。這薪水只有我在日內瓦做研究時的六分之一，換算日內瓦薪水折合新台幣約42,000元。不過日內瓦的消費很高，光房租就需花費新台幣14,000元，台灣當時物價相對較低。聘任我的是創系系主任王松茂教授，我很尊敬和佩服他，在那個年代，他若有私心可以聘任自己喜歡的人，建立自己的王朝。但王松茂教授選擇聘請很多年輕人回來任教，使年輕的清大化學系士氣高昂、欣欣向榮。王教授接任10年系主任，對化學系貢獻良多。剛回來時除了對薪水的震撼之外，第二個是系裡儀器設備很匱乏。我們只有兩台非有不可的儀器，但是都已老舊：一個是低解析度的質譜儀，第二個是60 MHz核磁共振光譜儀（現在都是400或500 MHz），更大問題是該儀器磁場不穩定，一直漂移，前後測出來的光譜化學位移常差了0.5 ppm。這樣的儀器只能檢測已知的化合物，數據不準是不能用來報告的，對此我感到非常困擾，其他教授亦有同樣想法。因此，主任請校長張明哲到系裡來跟教授們一同座談，希望學校提供經費購買一部100 MHz的核磁共振光譜儀。那時系所經費一年只有數十萬，但儀器需要約300-400萬，校長清楚地說明要校方完全補助經費有困難，但我們抱著非買不可的決心，於是改向學校借錢買儀器。

化學系購買新的核磁共振光譜儀和另一部老舊的質譜儀，號稱全國最好的兩部儀器，但儀器還需要操作員與耗材維修經費。操作的問題比較好處理，質譜儀原有一位操作員，核磁共振光譜則請王松茂教授的研究助理幫忙照顧，王教授是這方面的專家，他聘請的助理為大家服務，我們非常感謝他；維修就比較麻煩了，新儀器尚無維修問題，但老質譜儀卻常常需要維修，每一次維修費用動輒幾萬或幾十萬。所謂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，我們向國科會提出補助貴重儀器的要求：使用這兩部全國最好的化學儀器服務全國各大專院校，貴重儀器操作和服務由我們負責，國科會則提供消耗品和部分的人事費用的補助，其實這也就是貴重儀器使用中心的雛型。

第三個印象深刻是關於研究生。碩、博班沒有現在這麼多，我觀察一陣子後發現，當時研究生的作息是朝十晚五，早上十點來天黑就回家。我從日內瓦回國半年後，劉兆玄教授也從德國回國，所以幾個教授討論過後開始要求學生做實驗，很快地整個化學系館晚上燈火通明。我們只花不到兩年就研究生拉長在實驗室的時間，所以清華的學生本質很不錯，但有沒有要求差很多。

最後我很感謝剛進清大時幫助過我的人，特別是感謝王松茂教授、鄭華生教授，而其他化學系資深教授，能給年輕的教授主導機會對我影響也非常重大，我認為他們是化學系真正的支柱。雖然以學問而言，我必須承認年輕人的學得比較多的新知，那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比較新的教育，而資深教授的研究是比較古典的，但是資深教授才是當時化學系安定的力量，我有任何疑惑，甚至要如何說服年輕人，都會去找跟他們討論。

Q 請問老師早期和近期學生的差異？

A 若談現在年輕人跟上一代不同的地方，常用一個簡單的名詞「草莓族」形容，好像這一代不如上一代，但我有不同的看法：每個年代都一樣優秀，只是價值觀不同、所受的訓練也不同。

我以自身舉例，譬如民國32年還在日本統治下，我姐姐就讀第三高女（現台北中山女中），天天都在躲空襲根本無法讀書；台灣光復後我讀小學，當時印象非常深刻，因為教室都被阿兵哥進駐，所以我小學一二年級都在樹下讀書，我們那個時候的苦跟現在的好環境訓練出來當然有些差異。我想學生都一樣的優秀，只是從小學習的環境有所不同。換句話說，對學生應該多溝通。其實我必須說，清華的學生一直都很好，雖然如我之前所說，早期研究生朝十晚五，但要求後就可以很快達到標準。我以前指導的學生在中部某大學教書，他說：「老師你很幸運，在清華大學都不用傷腦筋。」我過去六年在私立大學執教，深深體會了他講的那些話。老天對我很好，一回來就把我安排在清華大學。我其實希望當老師的人可以給學生多一些鼓勵—但鼓勵不代表是要給所有人好分數。我以前拿過三次的教學獎，大部分都是大二學生給我的，因為我對大二學生要求比較多，但學期成績前面20%都有80分以上，約25%不及格。看起來好像每年當掉很多學生，但我當他們並不是要給學生找麻煩，我想學生自己也感受得到，我是認為學生沒有好好學的話，再學一次總是好的。

Q 請老師給在學學生一些建議。

A 用心做人比做學問重要，我常跟以前實驗室學生說：「老天把我們安排在一起，自有祂的想法」。既然在一起要惜緣惜福，最重要是彼此互相尊重。

Q 請問老師如何對教學研究保持熱忱？

A 我一直都一樣，特別喜歡教書，一次教書連續三小時都不會累。打領帶是很重要的，我上課穿很整齊，參加婚禮很整齊，參加告別式很整齊，這都是人生大事。有的事情就是要中規中矩、保持應有的禮數。我穿得很整齊，只是一種對學生的尊重，對這一堂課的尊重。